

情趣·健康桥

家庭“春晚”

谈荣春 文

今年除夕，在江阴城里工作的儿子一家3口，照例又返乡和我们老两口一起过大年。正月初二，刚在江阴公婆家过完除夕、春节的女儿，也携夫带女风尘仆仆赶回娘家看望父母，平时一直很清静的老家顿时热闹了起来，已在南京上大学的外孙女和上初中二年级的孙子，更是成了全家的开心果。

新时代有新发展，新一年呈现新气象。对我们身处乡下普通农家的老两口来说，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好政策，早已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，从而对丰富精神生活的渴求也变得日益强烈。小辈们似乎把握了我俩的脉搏，孝敬之举也有新的花样，儿子于去年底就提前买好了一套家庭影院的放映设备，除夕那天他一回到家就把其安装在大厅里。夜幕降临，一家人边吃着年夜饭，边从大荧幕上收看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，晚上八点一过，大家围坐一起，全神贯注地开始收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在温馨的气氛中，让我体会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。

正月初二中午，随着女儿一家3口也回到家中，全家的节日喜庆氛围就更浓了。吃好午饭，大家围坐一堂，一边嗑瓜子吃水果其乐融融，一边聊家常话未来谈笑风生，本已经是好一幅天伦之乐温馨情景，岂知两个大小孩竟提议我们要陪他们俩一起玩个“抓鸭子”的游戏。于是大家来到自家院子里围坐一圈，开始了一场趣味十足的“抓鸭子”游戏。为了摄下这难忘的温馨一刻，我急忙赶到二楼的阳台上，居高临下录拍了视频和照片，这个精彩瞬间将作为一份宝贵的家庭档案收藏。

今年是虎年，为了考考两个孙辈学生的知识面，在我的提议下，在“抓鸭子”游戏结束后，接着来了个涉虎成语的抢答游戏。我首先说了“虎虎生威”，要求大家竞相接答，一比高低。外孙女率先抢答：“我在‘虎踞龙盘’的南京上大学，这里曾是‘龙潭虎穴’之地，如今早已是‘龙腾虎跃’……”“打住、打住！”正在读初中的小孙子不甘落后，赶紧抢

答：“我有‘虎头虎脑’之模样，如今正值‘生龙活虎’的年纪，现在‘卧虎藏龙’的名校读书……”“这里也是我的母校，母校是我们姐弟俩成长之路上‘如虎添翼’的加油站。”看到两个孙辈认真抢答的模样，我们六个大人都乐不自禁，会心地笑个不停，并分别接上了“马马虎虎”“虎头蛇尾”“狼吞虎咽”“调虎离山”“虎视眈眈”“狐假虎威”等等涉虎成语。这个兼有知识测验的游戏，不仅能让大家集体参与，调动家庭和谐温馨的气氛，也活跃了每个人的大脑思维，真是集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体，大家都说这个游戏设得好，很过瘾，以后随生肖变化值得每年效仿，从而来增强新春佳节日期间喜庆欢乐的氛围。

当天晚上，又是我们全家八口人一年一度的新春大团聚晚餐时刻，大家一边喝酒吃饮料各取所需，在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，一边利用家庭影院可任意选择的优势，择佳播放收看心仪的节目内容。晚上7点过后，大家酒足饭饱之余，就在自家的大厅里，把家庭影院切换到歌厅，各自尽兴发挥，先后唱起了自己拿手的歌曲。一曲曲悠扬的歌声把今年的家庭“春晚”推向了高潮。假如说，两个孙辈孩儿唱的歌多以时尚歌曲为主，有节奏地调动起了轻松欢快气氛的话，那么，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则分别把激情澎湃的红歌、委婉动听的民歌、乐趣绵绵的情歌等多种歌曲，演唱得绘声绘色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歌声掌声在家中回荡。晚上8时许，我们老两口也滥竽充数，跟着节奏，全家老中小三代人齐唱《难忘今宵》，在轻松、悠扬的歌声中，家庭春晚落下帷幕。

活动结束后，我的内心感慨万千，久久不能平静，由衷地觉得：自办家庭“春晚”，不仅增添了春节期间的喜庆氛围、增进了亲情，提升了家庭的文化品位，而且对孩子好好学习，大人积极工作，老人热爱生活都是一种激励，真是一举多得；更给我们“一起向未来”注入了新的动力和丰富内涵。

世家·鹿顶山

年后

潇丹 文

一座城的春节，就这么过去了。七天168个小时，就这么用完了。桌上电脑开机变慢了，咔嚓咔嚓的摩擦冲压声刺耳得有些受不了，才半天时间，就感觉有些头昏脑涨。抬眼和对面恭贺祝福，感觉又在复读。按照节日习俗，春节还有一段漫长特别的节奏，还有一系列的仪式需要去完结，但对于早高峰晚高峰的人流而言，那些更多是日历上的注释，是各种习俗风情的名词解释。门锁咔嚓一扣，里面的身心就很难对季候交替轮换有什么感应，春节只是一段假期，是短假拉长一倍，是用来休养生息，用来喘口气，调整整理，慢速播放。在冷艳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理性的楼体线条搭建的空间维度里，春节只是一段层层叠叠的无人空窗期，丑牛沉稳离开，寅虎呼啸而来。室内寒暑不来，昼夜不舍。户外春秋往复，不舍昼夜。

22楼的茶水间侧窗正对着一条主干道，你看到一辆姜黄的皮卡车靠在双臂路灯下，几个工人正在卸下挂在灯杆上的红灯笼和中国结，定睛细看，周边道路，只剩一条小路还吊着几串亮红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年过完，大家又重回到日子中。灰姑娘参加完舞会，钟声在响起的那一刻，车辆变回南瓜，骏马变回老鼠，一切都归于正常和沉寂。

你低头喝水，被烫了一下。

这两年的春节有点特殊，疫情打破常态，有太多的不一样，就地过年、网上过年，开始培养成为新的习惯习俗，之前提倡了许久的移风易俗在特殊时机之下，主动被动地加快实现。一些年关古老的氛围和热闹要在朋友圈的分享才能寻得。除夕前后时刻集中而来的信息，老派风格的图片动画，小孩子作揖鞠躬讲吉祥话的视频，那热闹属于电视，属于晚会。原来拥挤的地方空旷，原来忙碌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安静松弛。很多人不用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，做好抢票任务、定上十个闹钟，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，跋山涉水，千里迢迢。留下来的回去的都有些不甘和失落。这不甘和不满意在禁燃禁爆的安详寂静里积郁难解，在晚会视频游艺的热闹中暂时忘却，却不易消散。刚工作的年轻人不用表演“衣锦还乡”，在租住的房间里也不用刻意地穿新衣服、换新发型，不用装作痛快、洒脱地花钱。尝不到家的味道，自己动手。逃避了八卦，但也放不下思念。以往每一分钱都溜走得悄无声息，如今在追逐仪式感的同时，学会放下幼稚的面子和包袱，理解尊重会过日子的价值。人总会长大老去，会怀旧温习。奋斗的年轻给旧去的安逸寄去的一份心意，故乡给异乡寄去的一份牵挂，都在节日的路上和年一起比赛飞奔。

每个人都有一段特别盼望过年过节的小时候。从腊月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，仿佛那个夜晚是一处遥远的、很难到达的目的地。年三十的白天要按照“满堂红”（挂红灯笼、贴春联）的形式布置。活着的人吃年夜饭前，“生人”须先向离去的亲属供奉配有“鱼肉米饭”的三小碟，才可放炮开食。年夜饭“宜早不宜迟”，下午四五点就要开始，吃不下要被罚的。饭菜照例是特别丰盛。正月好几天不动刀，大家歇工，菜在大号的锅、罐子、盆子里，白色的猪油如白雪浮在其中，此后随取随吃，天天吃熟食熟菜，少有现做。挂着的那些粗粝画像中微露慈祥的脸，漂浮着少年小孩还不能领略的遥远意义。

除夕夜要守岁，可是困得煎熬。这个时候的天气总是冷得要命，风吹得脸红面痛，也很不舒服。大人们喝酒打牌，孩子们等着压岁钱。姑娘爱花，小子要炮，零点时分，满城尽是雷霆霹雳般的炸鞭声，仿佛世界末日或初生。孩子们很困乏了，就着各种喧闹，迷迷糊糊浑浑噩噩大半夜，再一睁眼，发现已被脱去衣服盖着被褥，发现窗外已经大白。醒来第一时间回味看到的大小烟花：那一串串缤纷闪亮的火球，高高地冲向空中，喷爆出一道道金波银浪。地上转着的彩色火花，滋啦啦地四面乱溅，甩得噼里啪啦直响。脑海里的热闹，反而更令四周寂静瞬间深不见底，咂咂舌头，擦擦嘴角的口水，一瞬间突感懊悔：好不容易得来的压岁钱，这么快就“砰砰”两下，烟消云散，变成一地碎纸——实在有些不划算。

小孩的期盼，和大人们的心态形成对比。印象中，大人们没那么欢喜过年，而且还有些失望和惧怕，年还意味着年关，要去闯要去渡。小孩变成家长后慢慢理解：理解到开支拮据的酸悲，理解时光飞逝的决绝。少年长大一岁，父母失去一年，年是无意有意地推着他们向残年滑落。每过一次年，就好像敲响了一记警钟。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无奈和冷漠，没有谁能阻挡。年还是得过去，你所怀念的那种过年，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，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时光。

微信群里接到通知，上午10点整，公司女老总要来慰问新年第一天上班的员工。前几年也是这样安排过，都快成公司的新章程了。她从顶楼往下，一层层打招呼，满面春风，和围着的人群一一握手。你从一圈肩头缝隙里看到：一条蓝红黄三色的丝巾，系在她细白的脖子上，让你想起那一副名画上的三色旗。此刻，窗外自然光照和屋顶吊灯补光的效果相得益彰，你觉得那三抹蓝红黄异常鲜美，你觉得那颜色衬托下的面孔很好看，很耐看。

